

✓ 30312

教科書文庫

|                |
|----------------|
| 3              |
| 820            |
| 41-1888        |
| 20000<br>6767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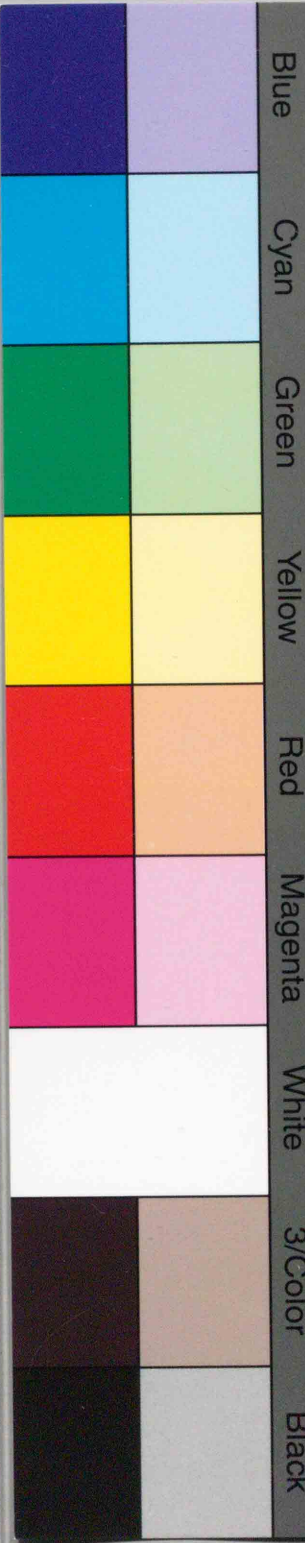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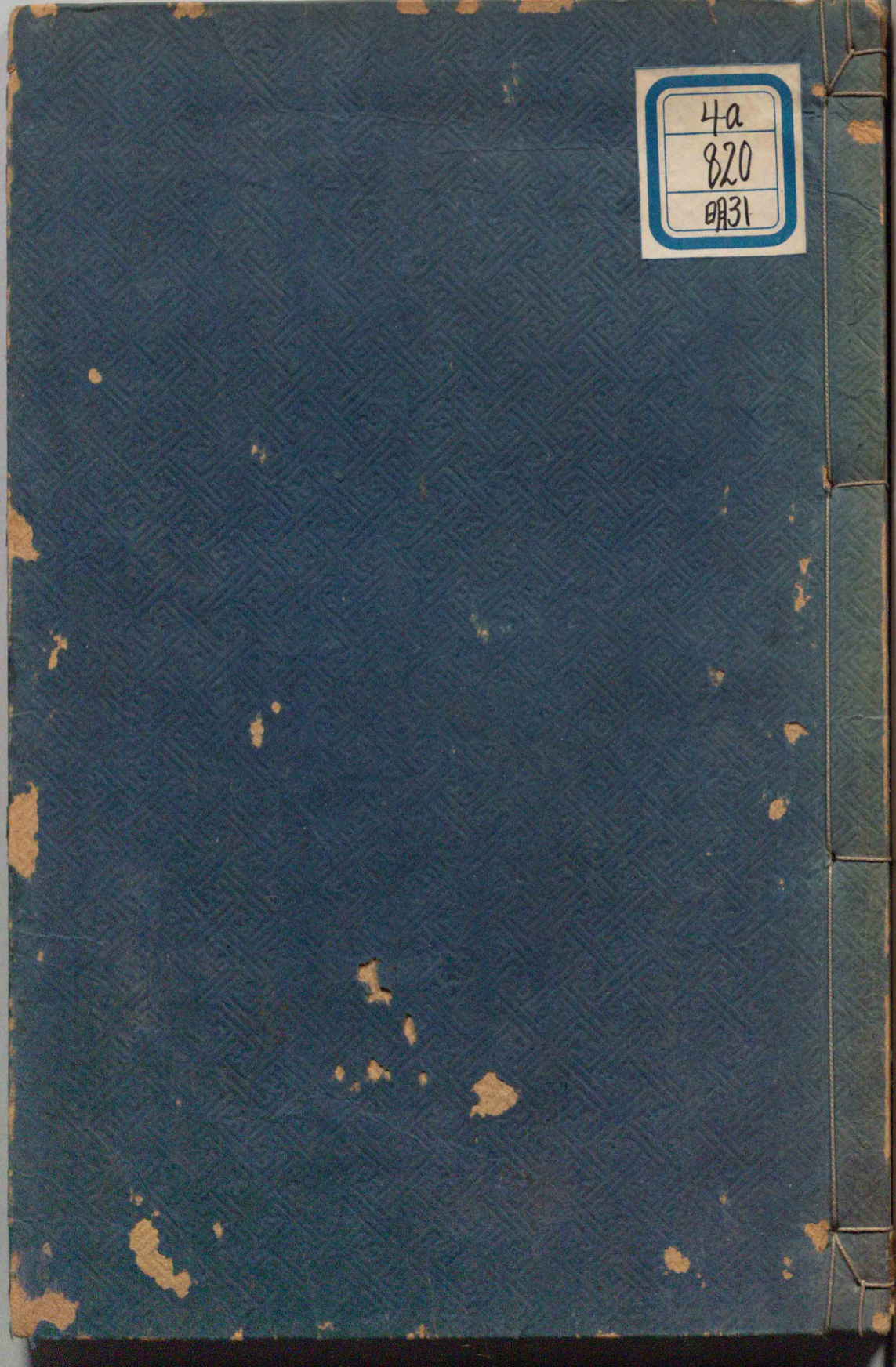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     |
|-----|
| 4a  |
| 820 |
| 明3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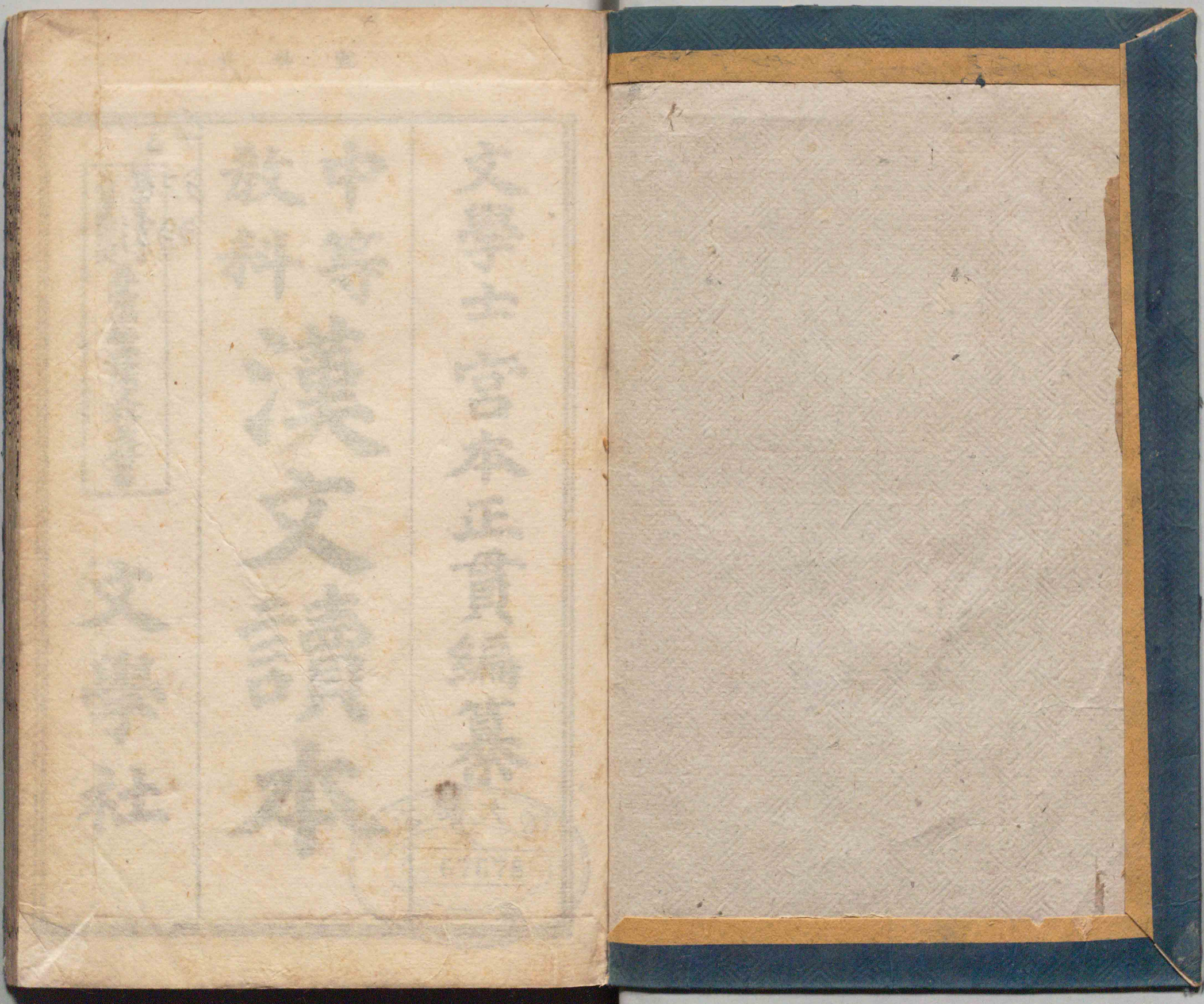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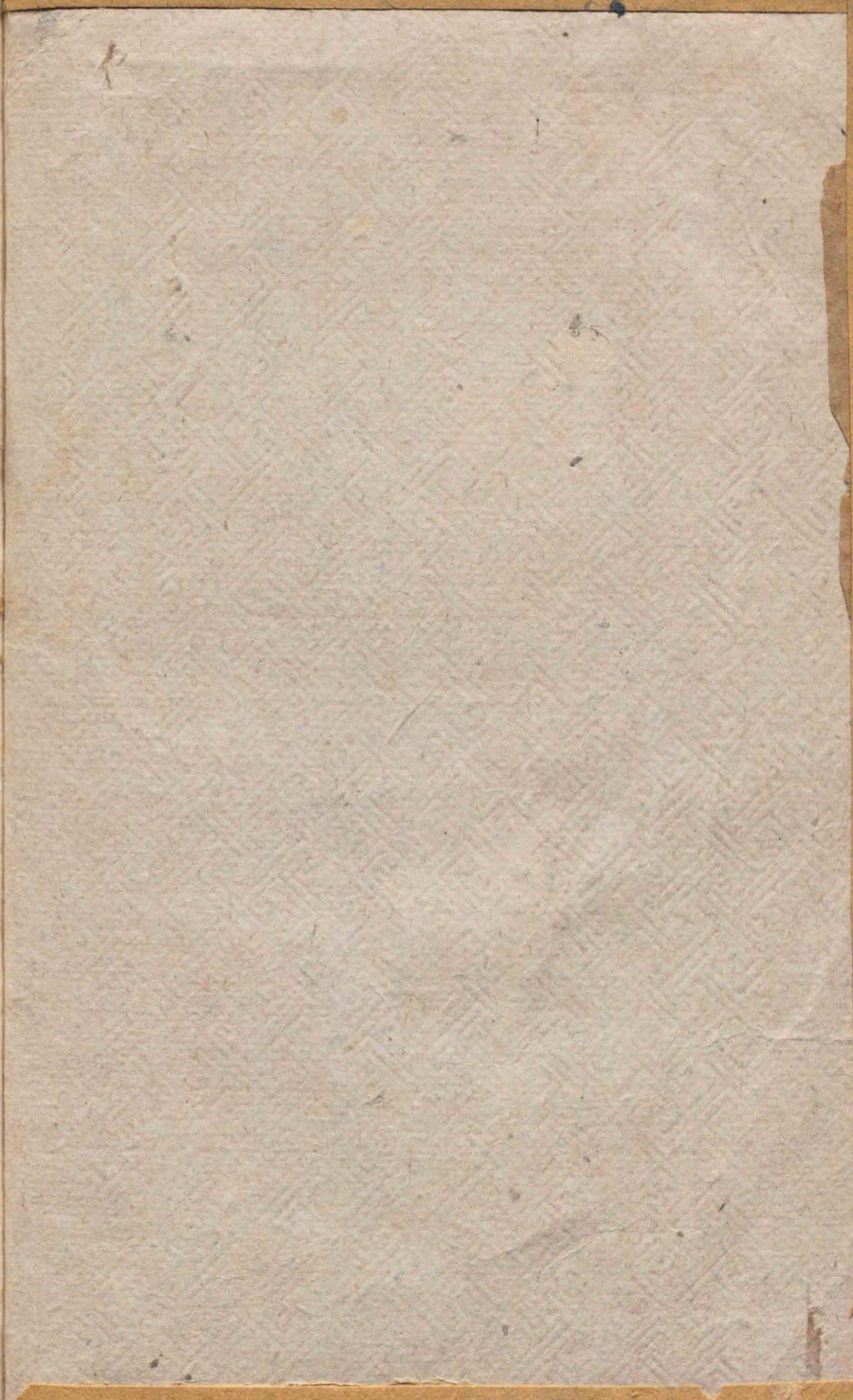




文學士宮本正貫編纂

中華漢文讀本

第一卷





42  
820  
DH31

文學士宮本正貫編纂

中等漢文讀本  
教科

明治三十年三月  
文部省檢定済

尋常中學校漢文科教科書

文學社





文學部

文學士官本五貫紙幕  
中等 藝文館本

文學士官本五貫紙幕

27373

中等  
教科 漢文讀本卷之二

①

目次

五倫談序

柴野邦彦

題妍醜一覽

鹽谷世弘

醜女說

藤澤甫

記孝女阿富之事

松崎復

漱玉園記

龜田興

天山老候第八女碑陰記

佐藤坦

傷兒敬

鹽谷誠

論源義朝殺父為義

栗山愿

中等漢文讀本 卷之二 目次



書保元平治物語後

賴 襄

跋讀史叢議

鹽谷世弘

祭劍岳先生文

柴野邦彦

書地獄圖後

安井 衡

送廣瀨生西遊序

尾藤孝摩

西窪希德字說

藤森大雅

有國德行

服部元喬

跋赤坡別宴圖

鹽谷世弘

題遠州郡齋

林 長孺

又

林 長孺

與神田實甫

賴 襄

與久保仲通

柴野邦彦

自撰墓誌

柴野邦彦

畫像自贊 二篇

賴 襄

藤說

齋藤 馨

鼠戒

帆足萬里

鼠說

伊藤長胤

題大石主稅畫刺鼠圖

森田 益

捕雀說

賴 襄

與柴碧海

長野 確



林谷山人詩集序

野田逸

題片北海北山詩草

尾藤孝肇

南遊雜記

節錄

安積信

駱駝說

齋藤正謙

題靜寄餘筆後

長野確

御馬說

安井衡

題鞭駘錄

鹽谷世弘

習說

尾藤孝肇

擬雲根志序

中井積德

池田光政

鹽谷世弘

池田光政

鹽谷世弘

讀熊澤了介傳

齋藤正謙

讀熊澤先生大學或問

賴襄

讀論語孟子 其一

賴襄

讀論語孟子 其二

賴襄

書藏本皇朝史略後

松林漸

書挿秧圖後

齋藤馨

題大塚生會心處圖

尾藤孝肇

樂山窩記

鹽谷世弘

望琵琶湖

齋藤正謙



江月琴記

藤澤 甫

題天草夜泊詩後

賴 襄

題糺林詩卷後

賴 襄

題四君子畫

松崎 復

畸人出杓收錢

安積 覺

通基德行

服部元喬

板倉防州

長野 確

字門生記

尾藤孝聲

梅谿遊記 第一

齋藤正謙

梅谿遊記 第二

齋藤正謙

梅谿遊記 第七

齋藤正謙

梅谿遊記 第八

齋藤正謙

與林長孺

長野 確

食喻

篠崎 礪

題楠公訓子圖

中井積德

元兵入寇 其一

賴 襄

元兵入寇 其二

賴 襄

元兵入寇 其三

賴 襄







題妍醜一覽

鹽谷世弘

吾目無涕。但聽忠孝節烈之事。輒泣矣。幼時從家慈觀演劇。忠臣藏者。絃歌鼓笛之音。紅紫錦綺之色。眩目湧耳。而余獨咽泣不能語。詰旦照鏡。則雙睫紅腫如毬。家慈笑語人曰。之子平日未嘗泣。而今乃如此。何其與辨慶安宅關之事似也。回憶四十餘年。嗚呼。老矣。而家弟又為此傳。殆俾筭肝液而洩之何也。

醜女說

藤澤甫

里之女子容甚醜。行年三十不售焉。問其領。則蝨蟻。問其齒。則

齶。盼目倩笑。而螻首蛾眉。信如此。殆盡美矣。然謂之醜何也。曰。其鼻缺而呀然。夫鼻之隆起。面上或譬諸山。今缺之。衆美廢矣。不啻容已行。亦有之。其惟孝乎。人之高行也。

記孝女阿富之事

松崎復

阿富。阪府松屋街楮舖之女也。與母及兄弟居。一夜有盜入其家。母既逃去。盜挺刀劫兄求財。女擁弟從容謂盜曰。我家四人。因兄糊口。兄見殺則母饑矣。願以兒代兄。乃出碎銀與盜。盜感其言不受而去。事聞于官。東尹柴田公召女。褒稱賜十錠半。醫

生曰。奇哉。女也。甫十歲。一言却盜。所謂至誠動物也。盜亦感其

去加 楮舖

齶 盼目 倩笑

蝨蟻



義而去。可謂梁上君子乎。

漱玉園記

龜田興

武州幡羅郡玉井邑鯨井勝喜邑之豪富也。其父別營室于宅後。築丘植樹。以為菟裘之園。郡有圳焉。自荒川而引水以灌于一郡之田。乃欲引其水以達于園。以地勢之不便。遂止不果。常謂吾園無漱玉觀為憾焉。勝喜於是凝思殫心。攷其水理。遂疏圳水而引之。其水自丘之西。繞其尾而南。漚而為池。環洄滄瀟。如招而來。蔓衍轉注。為漚者大小凡三。泠泠可以清耳。瑩微可以澄心。又植蓮。蓄魚。架橋。置石。以寓濠濮間之想。園中幽清者。

漱玉

圳

蔓衍轉注

皆得之於此水云。其父大喜。謂是足以樂吾餘年矣。因自名曰漱玉園。池成。徵記于余。余感其養志之孝。於是乎記。

天山老侯第八女碑陰記

佐藤坦

公女諱昌。天山老侯第八女也。生母柳沼氏。公女生而慧。於異母女弟最相友愛。出入聯袂。飲食同案。至於寢興戲嬉。未嘗不相共也。一日老侯戲使二女為男髻。公女獨欣然從之。傅姆問曰。喜男髻否。公女曰。父命也。不敢違聞者。驚嘆。左右傅姆皆憫。憫然望其長時。或言之。公女聞之曰。兒不樂長。問何故。曰。比兒之長。汝輩恐不尚留在於茲。故不樂也。左右皆感動。乃不圖斯。



言之爲識也。五月念八。罹暴疾。殤年僅五齡。嗚呼傷哉。芝蘭之  
易萎。而荆棘之難刈也。古今同此一慨也。

傷兒敬

鹽谷 誠

嗚呼。汝何爲而生哉。汝之在母。未辨男女。試卜之。男也。及生。呱  
呱振屋壁。不問而知其爲男兒也。日肥月慧。嫣然媚笑。能應和  
人人。亦頗弄愛汝也。我家貧。夫妻相對。終日寂然。無歡笑之聲。  
及汝之生。稍譁矣。而一旦捐父母。將何以慰情。汝軀幹肥大。眉  
目清朗。未嘗有微恙。意期其成立。汝以何疾而殤哉。夭殤若是  
則。不如不生之愈。惟憾汝未知父母耳。然使汝知父母。則父母  
之戀汝。必將不止乎此矣。均之死也。與其後一日而死。毋寧先  
一日而死歟。嗚呼。雖汝未知父母。而父母終身忘汝也哉。

論源義朝殺父爲義

栗山 愿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所在致死也。已。義朝當勤王之日。不得不  
抗父禍亂。既平。其父歸。我豈有其子從而殺之之道哉。雖方君  
命與俱就鼎鑊。可也。源親房曰。子或兇悖。父得而殺之。石碯是  
也。父雖無道。子得而殺之。未之聞也。名教之不振。皇道之所以  
淪墜。義朝不足言信。西執政事。所令如此。王室欲張而不可得  
也。



書保元平治物語後

賴 襄

襄比十歲先君伴讀東邸連歲母氏燈火鍼黹就餘光授余論  
孟句讀余懈溫習唯好觀所謂繪本而已先君聞之於都門買  
繡像保平物語及義貞記寄至襄喜躍覆觀會前所觀略成次  
第不足者手作圖糊接為卷醜陋百出然後來史學實開源於  
此今讀物語追憶往事忽四十餘年矣念罔極之恩天覆地載  
而不知所報老淚濺卷子弟傍觀不知其何從也

跋讀史贅議

鹽谷世弘

近世史論以賴山陽為稱首然其原出於源白石特字有真假  
之別文有和漢之異焉耳未若是編之多破天荒之言也子德  
之文流麗明電如彈丸脫手識與年進一變加蒼勁穩秀之色  
則恐天下無仇敵也歐公畏坡仙曰自今二十餘年人不復說  
老夫山陽雖倔強儻使及觀是編焉知不有此等語乎

祭劍岳先生文

柴野邦彥

維壬辰十二月辛酉朔越十七日丁丑姪阿波國儒學邦彥敢  
具清酌時羞之奠謹祭亡伯父劍岳先生之靈嗚呼祖先之積  
善宜延慶福伯父之盛德宜享康壽榮達而遽至乎斯乎嗚呼



哀哉病不待藥。葬不執紼。背恩違義。行負神明。聞赴一慟。永訣  
終天。音容恍惚。若臨其前。哀迷摧裂。措辭無次。尊靈不亡。鑒茲  
衷誠。嗚呼哀哉。尚饗。

書地獄圖後

安井 衡

死者有知乎。我不得而知之也。死者無知乎。我不得而知之也。  
塊然之形。化爲穢土。而魂氣則無所不之乎。我不得而知之也。  
倏忽乎來。倏忽乎去。禍福糾纏。孰知其極。所可知者。獨生人之  
道而已。今觀此圖。凡今生所爲。皆有報復。錙計銖量。如刻吏鍛  
獄。而刑戮拷掠之慘。更甚於此間矣。然則不唯死者有知。又別

有一世界。以爲此間賞罰之地也。吁。可懼哉。然浮屠氏以輪迴  
立說。來世之於現在。猶今我之於前身。我既不知前身之爲何  
物。則來世豈能知前身之爲我哉。然則今之與後。各一物耳。其  
禍其福。我何與焉。而世人背君父。蔑人倫。以求不知何物者之  
福。何其妄也。故聖人說生而不說死。語道而不語怪。至矣。

送廣瀨生西遊序

尾藤孝肇

關而東。其人知出而不知處。關而西。其人知處而不知出。出處  
亦大矣。何其見之相反。乃爾也。出門乃高第大宅。輿馬爭途。青  
紫相競。耳目所接。無往非是。夫何知世復有幽雅靜適之樂。舉



目乃名區勝迹。騷客前哦。漁郎後歌。氣體所慣。無往非是。夫何知世復有功利祿之榮。則東西之相反。豈其天性也哉。風習所移。不自知其然也。廣瀨生東人也。而其交莫非東人。今歲仲夏。將西游京畿。以弘其觀。聞畿甸固多處士。其間亦有能超然保貞而非由風習者在焉。生其就而問其所存。交不必廣。游不必遠。得真士而見之。則生之行其不徒焉。

西窪希德字說

藤森大雅

君子取友之道。有交鄰之義。百金買宅。千金買隣。謂隣之不可不擇也。况於友乎。然水深而魚聚。樹茂而鳥來。君子求友之道。亦在修德於己耳。德修於己。則良友自至。故曰德不孤。必有鄰。西窪生名幸隣。求字於余。余字之曰希德。

有國德行

服部元喬

藤公道隆。怨藤有國。及執相權。乃奪其官祿。至御堂公。為政得復官。爵道隆之子伊周。以罪左遷太宰帥。時有國為府大貳。聞伊周遠流。慨然曰。伊父公之橫我。嘗無罪見削奪。爾時自為大辱。今帥公以相門后族。投竄遠裔。想亦自思其辱。比我昔時。殆倍乃。使其子迎。謂曰。屬有局守。不能候迎。今此遠移。下情宿志。奉公之時也。承乏之役。唯公所命。帥公感慚。其厚殊相親善。



跋赤坡別宴圖

鹽谷世弘

遍挿茱萸少一人。此摩詰憶昆弟之句也。乃至於交友何獨不  
然。深卿邀仲平公鉉省民及子以設留別之筵。而省民獨不來。  
明月在天。樹影婆娑。而蟲聲滿野。池荷雖殘。猶覺天鵲撲人。宴  
至三更。樂極哀生。一以別一人而悲。一以少一人而悲。故交不  
可忘。猶如蘭桂香信哉。公鉉製圖。仲平有題言。予有四韻詩。而  
省民賦俳歌以追書。予又為跋其尾。乙巳桂月下浣。

題遠州郡齋

林長孺

余在郡齋六年。其為政迂拙可笑。但一片愛民之心。未嘗忘于  
懷。不識去後有念我者否。

又

庭階筠梧相對累年。契如熟友。今將棄去。不勝惜別之情。乃留  
一語于壁。時烟雨黯澹。樹梢點滴如涕。安政五年五月二十八  
日也。

與神田實甫

賴襄

澁園有絮之柳。欲挿於公之園。來請一枝。疾速命僮折兩枝。附







躬偃仰一室而心關百代之失得弗恤己墮壘而憂人家國文章滿腹不濟乎饑曲尺直尋則所不為噫是何物迂拙男兒乎雖然烏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哉

此膝不屈於諸侯聊答故君之德此眼竭之群籍不虛先人之囑此脚侍母輿二躋芳山五蹕大湖十上下漠灣而未嘗踵朱頓之門此口不能飽殘杯冷炙而此手欲援黔黎之寒饑也

藤說

齋藤馨

草木之生區以別矣然皆根為之本而枝由以茂各隨天性而足一也若夫根有所依枝有所附一立一仆不能自主而求助

於外者唯藤為然藤之為物性柔體弱垂蔓袅娜攀松纏柏而生維暮之春紫葩艷發嬌姿欲舞清芬馥馥襲人觀之儼然一佳卉也而所攀之柯折則從之而折所纏之幹仆則從之而仆究竟依物為命將與夫無名野草比肩亦不可得也余由悲世之立脚進步莫能自主徃徃依人以成立一旦失所託則敗亡立至嗚呼謂之人中之藤也亦宜

鼠戒

帆足萬里

帆足子徙居東郭患鼠晝走梁棟間者相屬也夜則穿橐穴窶家不可藏糧嘍嘍嚙寢不能寢客請畜猫帆足子素惡猫以



其柔而賊物也。且帆足子事親二十餘年。家多鼠。其為患未嘗如此之暴固不畜貓也。俯思其所以然。喟然嘆曰。噫。我得之我親之家。大小三百餘指。誠多事。粒米漏於橐囊之與夫餘食棄昧者。鼠得以飽。因不為竊。自予徙居。無遺粒。厨不舉火者。竟日。鼠固已飢。雖欲無竊。不可得也。乃散粟於廡下。食之。鼠患小止。故曰。禦鼠不在畜貓。禁盜不在用刑。要使其無窮耳。作鼠戒。

鼠說

伊藤長胤

中宵不寢。聞鼠耗聲。投枕而猶之。鼠駭而逸。有間而來。又橐橐也。如鋸木然。如啗枯葉然。主人擊床而響之。其聲止。暫而復啗。叱而怖之。而不去。主人乃明其釭。手其械。截其走路。竟斃之于樽櫃之間。世之玩法而取禍者。何以異此。國有典刑。聖有謨訓。天有必然之道。可以其時。或寬而玩焉。以招覆滅也哉。

題大石主稅畫刺鼠圖

森田 益

夜深燈暗。寒月在天。有人設機待鼠。鼠陷。將捕。脫槍刺之。畫之者。誰曰。大石氏之子主稅。余觀此圖。何酷與夫。復讐相肖也。夫義士之復讐也。韜晦以懈讐。是設機待鼠也。讐懈攻之。是鼠陷將捕也。讐逃匿。是鼠脫也。最後刺讐。是得脫鼠也。夫使讐懈懈而攻攻。而脫脫。而得其脫也。必將扼腕切齒。怨天其得也。必將



放聲感泣拜天。余對此圖慨然久之。

捕雀說

賴襄

雀小黠善畏。望食而不敢下。鴉多智善就利避害。鴉之所在雀則下之。故捕雀者以鴉爲招。繫鴉之足環散粟而隱網。其傍鴉俯啄粟也。群雀望視之。嘖嘖然。蓋相告曰。彼在焉。我可以往也。連翼而下。百啄喧爭。而網已掩之矣。嗚呼。彼自謂智且巧。莫或敢侮予。而爲食繫其手足。貪戀不能自脫。而視之者不以爲可憫。而以爲可與歸。胥溺於禍機。而兩不悟也。可不哀哉。

與柴碧海

長野 確

碧海老臺執事。夫紛華之與道義。兩戰於胸中。未知其孰勝。古賢嘗慨乎此矣。竊惟老臺以碩德宿望。而官冷若鄭廣文。然眉宇之間。常有自得之色。乃知久有戰勝之肥。僕讀書三十年。毫無所得。坎軻狼狽。爲世笑罵。然青袍已誤稱儒生。騎虎之勢。不可中下。到處繙卷。胡說亂道。退而自省。不免爲鄉人未嘗不愧且悔也。竊自誓。自今以往。痛懲浮華。用力於樸學。幸而此身尚健。可以勉勵焉。他日道氣有少成。庶幾可見先人於地下矣。意扶我以成此志者。非老臺而誰。至囑至囑。



林谷山人詩集序

林谷山人詩集序

野田逸

挾一枝之鐵筆岸然自大者吾於林谷山人見之苟非其意也  
雖逼以諸侯之嚴罵之曰我手不肯刻諸侯及乞子之印其誕  
如此乃知山人隱於鐵筆者非賣者也山人沒後人携其詩卷謁  
余序之其詩方良顯逸而自歸風雅之室不圖山人鐵筆外有  
可隱之地抑山人之岸然自大其可賣者猶不屑賣況於詩乎  
斯詩也可與隱者不可與賣者讀耳

題片北海北山詩草

尾藤孝肇

境之奇遇人之真而益奇人之真遇境之奇而益真二者非相  
遇莫能成其致也今斯草也其北山清音乎句奇人之奇亦可  
見語真境之真亦可知人境合而真奇一朗誦之餘雲生脚下  
幾忘身不在山中嗚呼碧嶺丹崖昔者為俗士蒙耻青松白石  
今也為高人吐氣均之北山也何其遇不遇之至此哉

南遊雜記 節錄

安積 信

正月九日偕田精齋津楚石解纜於行德港天甚暖夾港邸第  
市廛相錯拜年者如織我輩飄然作山水游不復有人間意思  
過中川溯刀根川微波粼粼青松白沙魚鳥游泳意益清暢抵



行德捨舟而步宿船橋曉起過真加海灣清波如鑑豆相諸山  
遠翠一髮岳蓮聳其上曦光映射宛然金芙蓉也此間潮退數  
十里悉泥沙波亦太緩若堰而捍之可開田萬頃蘇子瞻曰東  
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渴鹵變桑田雖一時寄興之語亦不爲無  
理但聞者以爲大迂耳

駱駝說

齋藤正謙

駝之爲物其大倍徒牛馬頸長腹張背有兩峰脚三折長鬣而  
非馬歧蹄而非牛也近西洋人貢<sub>ス</sub>我<sub>レ</sub>我<sub>レ</sub>邦人少見多怪初  
駭其詭異終笑其蠢癡紛然喧於都市云吾聞駝之在西域能

察熱風能知伏流能負千金之重日行七百里之遠其能過牛  
馬遠矣西人常資以爲用唯見其材能未見其詭異也今來在  
此地殊而用異徒充詭觀遂嗤笑之不亦寃乎嗟呼以出群之  
材居非其地用違其性終身默默不得自效而爲世人之笑者  
皆駝類也悲夫

題靜寄餘筆後

長野 確

伯樂閉戶而坐隱几而夢有萬馬過其門跳踉躑蹻諍然而鳴  
伯樂之夢自若也一馬後至咬然一鳴其音如虎伯樂俄然而  
覺卒然而起徒跣而走出門而視焉果乎駿也夫未嘗見其肥



曜純厖也。一聞其聲而知其駿何也。蓋通駿之神也。世之爲萬馬鳴者幾人矣。如吾二州先生者其亦駿乎。駿者耶。咬然一鳴。無人能別於萬馬也。然則讀此書者惟能通先生之神者斯知先生之駿哉。

御馬說

安井 衡

有善騎者。駕則逸悍。馴終日騎而馬有餘力。當其驅駿。鞭驥倏忽百里。前無險路。而馬不喘汗。人不軒輕。鞍上平穩。安於坐席。或怪而問之。答曰。我亦不知也。然我正吾志。不悖其性。故駕我激之。悍我懷之。至駿與驥。任其所爲。而我不與焉。鞍我據之而已。未嘗攻其背。轡我按之而已。未嘗擾其口。務適馬性。而不盡其力。而馬之與我。相忘於轡鞍之間。如此而已。或聞而歎曰。子之言道也。進於技矣。苟舉子道而施之。民天下無窮民矣。

題鞭駘錄

鹽谷世弘

駘馬可致千里耶。曰。可。何以知其可也。吾聞之荀卿氏曰。騏驎一日而千里。駘馬十駕則亦及之矣。使荀卿妄人耶。則已。苟荀卿之非妄人耶。則必不敢欺後人也。然則十駕之術如何。曰。鞭之。鞭之。鞭之。而又鞭。今日行十里。明日行十里。行行不息。百年如一。必至所志。斃而後已。其是庶幾及之與。予駘駘也。而有志



於千里以古人爲鞭揮之以氣以追騏驥之風寧中道而斃不願蠢蠢然帖耳乎卓櫪間也

習說

尾藤孝肇

兩兒相嬉在于閭巷之中跨竹而走驅犬而鬪其所爲莫不相似也稍長各異趨舍日疎月遠其所爲莫不相反也迄其壯也乃一龍一猪奚翅韓子所言而已哉嗚呼此何故也豈非習使之然也歟是故可以成智可以成愚可以成賢可以成不肖也習之於人所係不其大乎吾視馬之習于火者聞災卽嘶見焰卽馳與常馬慄而却走者殆如殊其類故君子慎乎習習而弗懈何憂于其無成焉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之於人其可不慎哉

擬雲根志序

中井積德

小繁氏之癖於石也猶王濟之馬杜元凱之左傳也卧起行止必與之俱夜夢亦不他之其所哀聚蓋數千種而搜索未息是故名聲大興而天下愛石者皆宗之云嗟乎嗜好之篤如彼其何事不成蓋志專則事必精武夫之於擊刺商賈之於征利吹彈之末藝茶香之幽趣曆算奕棋之數苟由斯道而之焉莫不至其極也推而言之有國者之勤政憂民士君子之立身履道

哀聚  
嗜好  
奕棋



及經學也。文章也。醫術也。百工也。以至于歌詩書畫之小技。其揆一也。由是觀之。德藝之美疵。豈弗由志尚之厚薄乎哉。及小繁氏編雲根志也。遠馳人請序於余。余乃為天下學士大夫道之。

池田光政

鹽谷世弘

播磨國守松平武藏守利隆卒。子新太郎光政襲封三十二萬石。光政立數日不寐。左右請其故。不答。一夜寤。睡異常。左右又問對曰。吾年尚幼。嗣大封。未知治國之方。耿耿思之。所以不合。賤昨讀論語。至孔子誨子夏為君子。儒始悟學道為君子。以為

政而已。志定而意安。為是以甘寢。光政少時頗愛禽鳥。絲籠畜之一日。聽儒臣說左傳。至昭公十九年。尚有童心。光政怛怩曰。吾年既踰冠。未免有童心。洵可愧也。自起開籠。盡放其鳥。又謂侍臣曰。玩物喪志。聖賢所戒。吾之好禽鳥。不但童心也。嘗問為邦於板倉勝重。勝重曰。為政猶如以圓匕取方筭之鼓。光政曰。若然。無乃有所漏乎。勝重曰。吾生長於戰國。見猛士多矣。至夙慧如公者。未嘗見之也。吾恐其或過於明也。是以云然。

池田光政

鹽谷世弘

光政年甫五歲。初謁東照公。進諸膝下。撫其髮曰。輝政之孫也。



手賜佩鉞。光政拔而退。東照公目送之曰：神采秀徹，非凡兒也。及長，英爽好學。一日讀孝經，至爭臣章，謂宰臣在側者曰：汝輩宜留心于此，以國子之不違，亦須各求忠益，莫諱鯁言。中川謙叔曰：君及是言，邦家之福也。然君有痘瘡，相貌猙獰，眸子射人，非溫其色焉能來諫者？既罷，或謂謙叔子之言不亦甚耶？謙叔曰：國家設人臣，豈使其身圖哉？吾為社稷言，忘其不恭矣。嘗進柑侍盤，云：寒宵御冷，菓非宜。既而光政入後闈，獨嘆殆哉。殆哉！侍嬪問其故，光政舉盤語曰：吾時欲云：吾亦知之矣。此言一出，則人誰諫我？思之，今復慄慄也。一日狩于郊，進行厨，啜羹，嚙沙。光政色變，庖人前曰：風砂入口耳。飯羹豈藏塵盆耶？光政子多，仕於因幡。

讀熊澤了介傳

齋藤正謙

意乃解。謙叔，近江隱士，中江原之門人也。原德行醇雅，為時名儒。光政崇慕之，每東行請而見諸大津驛，問道求人材，故其弟子多仕於因幡。

備一藩國耳。其政教法制，萬目盡張，為天下後世之法者。烈公執紀綱於上，熊澤大夫行經濟於下也。嗚呼！大夫困頓窮餓之餘，一出為大國之相，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當時賢君輩出，如水戶義公會津神公，不在烈公之下，而備之經濟，獨出諸國之上。乃知大夫之才過人遠矣。士不學則已，學則



當希大夫之所為不用則已用則當希大夫之所行復何區區  
汨沒章句文字自以為足哉

讀熊澤先生大學或問

賴 襄

余於前輩中特所推服者蕃山白石二先生徠翁次之以其學  
淹通古今和漢非如他儒唯曰周曰漢而已蕃山大學或問其  
言質實如無他奇蓋世無奇術唯實見實用是已至白石與  
徠則多可言不可用者徠翁為人僻拗自張不足恠吾所不  
能解者以白石之通達時務動輒喜禮文華侈如婦女之見何  
哉其不終用一人之不幸已

僻拗

讀論語孟子 其一

賴 襄

我學有一字宗旨曰實又析為兩字曰通用為人要實讀書要  
實作文章又要實實則適用矣其不適用者不必為不必讀不  
必作也故又衍為三字曰通大義拓跋主問群臣可益人神  
智者或對曰書於是大聚天下書至積數千萬卷是豈可益  
亦擇其適用者而通其大義而已否則智未益而身先死耳趙  
韓王讀論語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雖  
是夸言蓋亦非無所得非如諺所謂讀論語不識論語者已



教科漢文讀本 卷之二

讀論語孟子 其二

聖人孔子  
賢人孟子

或疑孟子所言多孔子所未言。夫言孔子所未言，所以為孟子。所以其書不可少於天地間也。近一儒為考證學者，自謂為孟子，禦侮證某言原於論語，某語原於禮記。余讀之，噴飯何不亦證孔子語之所原，遂證文王周公語之所原，但恐推至於伏羲一畫無復其原，可證耳。

書藏本皇朝史略後

松林 漸

往年余與松本土權相識於江戶。臨別，士權贈余以此書。且囑

作其生傳。余諾焉。而朱果士成以後，士權夙夜盡瘁，奔走王事，以一布衣先天下倡義，雖事不成而靖獻先王死有餘烈。噫！今而後此書始重於九鼎大呂矣。匪特故人之贈也。士權平居好讀國史，此書多不離手。書中每有大江廣元姓名，輒墨筆抹殺，蓋鄙其佐霸也。可知其勤。王有素非出於一時之奮激者。余也。從事文墨半生，白面於世無毫裨益，有愧於士權者不尠。而其生傳之囑，反為死傳。悲夫！甲子中秋前二日。

書神袂圖後

齋藤 馨

水田縱橫，婦孺數十人，蓑笠相屬，袂針挿地，歷歷然如碁子之



在局面是圖中所有。一覽便自見之。若乃晴日射背。汗滴未下。細雨濕衣。袖袂皆重。手已倦而拮据。足將顛且佇立。是圖中所無。非瞑目意想。不可得觀可見之景于圖。而知不可見之情于圖外。是謂善觀此圖者矣。

題大塚生會心處圖

尾藤孝肇

斯其林木翳然者。塚生之會心處歟。竹樹蓊鬱。禽魚親人。會心處果非遠也。余少長山野。眇然鹿豕之性。不慣與斯人居。三徵七辟。將遜避乃已。倏有不可辭之命。黽勉出應世。以就羈紲。乃朝夕踟躕城中。將以畢生於非素志。今也乃對塚生園林之圖。

何不起濠濮間。想塚生。生在人間。衣食亦足。反獲享斯。非世之樂天之福于生。一何厚也。竹樹蓊鬱。禽魚親人。生暇輒逍遙其間。不謂之清樂歟。乃所謂上界神仙之樂者。非邪。塚生真厚福哉。

樂山窩記

鹽谷世弘

樂水子以樂山扁其窩。或嘲之曰。子庭無一綫之水。一拳之山。其足亦未嘗渡六合而西也。則何山水之所觀且樂也。樂水子不能答寢而思之。若有語者曰。子家車轂擊於前。而馬跡交於後。而入其室。彈其琴。則有高山流水之音。讀其詩。則有雲峰烟



波之思。叩其心。則巍然如山。淡然如水。其足雖未嘗渡六合。然其心已餐蓮岳之秀。而吸琵琶湖之清矣。則所謂山水者。在室而不在庭。在心而不在物。其為樂有可以獨會而不可以共語者。子何必答之。之為言終而覺。乃試把枕上之琴。與詩而對之。胸襟如刷。恍然聞水音之潺湲於耳底。而看山光之蒼茫於眸中。

望琵琶湖

齋藤正謙

七日早發。過勢多橋。望琵琶湖。渺瀰粘天。適大風驚濤。洶洶如海。抵石山寺。山以石為體。突怒偃蹇。奇恠萬狀。得磴而上。上有佛堂。堂中有源氏室。傳是紫姬草源語處。寺藏其影像及硯云。又有觀月亭。臨湖風概無比。尤宜於秋夜觀月。故名。八景中所謂石山秋月是也。反出官路。過粟津。訪今井兼平墓。墓在野田中。兼平雖不能諫止義仲之叛。奮鬪致死。不負所事。其志可哀。過膳所。道傍有義仲寺。門閉固不甚欲入。不叩而去。抵三井寺。躡磴而上。數百級。佛殿壯閎。俯臨湖水。唐崎竹生島諸勝。一覽在掌。取路古關入京。

江月琴記

藤澤甫

其式仲尼樣。長三尺八寸。濶六寸三分。金徽而玉足。斷成蛇腹。即清僧竺菴所齋來者。竺菴傳之泉南飯氏。其書副之曰唐高



宗時之物。天保癸巳。香雪野村君購得之。寶愛特深。號曰江月。取諸老杜句也。和州法隆寺。開元琴。夙聞于四方。丙申夏。君親負江月琴。與琴友數輩偕往。而比觀之。予亦預焉。其式不同。彼小於此。彼腹中有雷氏題識。而此則副書已。彼岳有缺。髹有剝。而此不見微瑕。獨漆色之潤。聲音之溫。不差毫芒。是可以證書之不虛矣。非彼則不足為此證。非此則不足取彼證。一彼一此。誠良耦也。抑海內之廣。無有能參焉者乎。嗟來。江月亦將為之證。

題天草夜泊詩後

賴 襄

平安斗大。加之矮屋撐頭。不能舒如寬之氣。今日小醉。偶見物集生所託此紙。呼童作墨。審數合。大書西遊舊詩。聊以遣興。憶起當時狂波。覺香自八閩來。盪吾胸次也。

題紉林詩卷後

賴 襄

士錦來無日。不醉終病酒。今日共遊紉林。林水重疊。蔽天水穿。綠雲中來。架棚水上。坐坐者鬚眉亦綠。覺宿醒頓消。却不免復呼杯炙魚。魚有奇香。觸齒頰。蓋蓄此水中者。故帶苔石氣也。

題四君子畫

松崎 復



大鵬之竹。霞樵之菊。木世肅之蘭。三君子俱出於三畸人之手。唯有孤山高客未遇其人。則偃蹇傲兀不入來耳。仲謙老丈適得柴栗翁南窓憶梅真蹟。貼之右方。四君子形容神韻躍然。會於一壁之上。洵墨林快事也。文政壬午元晦。見出示。益城野老題。

畸人出杓收錢

安積 覺

大津追分有一數奇者。曰道觀。極貧窶家貯一鍋。三足有喙。呼曰手取鍋。每燒松毬為薪。湘泉作茶湯。或者骨董飯充晨夕。自詠狂歌一首以述其趣。太閤秀吉聞而奇之。將給月俸。道觀固

辭曰貧賤嗜茶湯外無所求而不累于物。一仰廩食則身餘饒而心不閑曠。與其富而屈志不如貧而待死也。太閤不奪其志。乃點大津驛馬往來京師者。使征其什一以資生活。道觀又欲辭之人。或勸而受之。於是出杓於窗外。每馬一匹收錢一文。盈杓則納之。錢未盡杓不出。及盡出之。率以為常。

通基德行

服部元喬

平貞時隱身為僧。行脚遠地。其實伺察政事得失。至京城南有茅屋。人出汲者。雖極貧。願其容不鄙。乃入乞投宿。終夕語次。因問其舊主人。悽然曰。昔嘗仕朝。遭讒除名。乃今如是。問其曲悉。



即久我源内府通基也。客曰：何不訟讒白其無罪乎？主人曰：白無罪則不得不辨讒，隱辨讒則不得不顯君過，我不忍也不德之身，祚衰家亡亦天命已，又將誰咎。

板倉防州

長野 確

防州板倉公尹京一日出行，雖嬰兒皆避匿屏息，俟其過有一兒可十歲，獨不避，且從而罵之。公聞之，命問其父姓名里居，還謂府吏曰：民某嘗訟乎？吏檢之，嘗訟而弗克者，於是再召而按之。果寃，乃賜金謝之。嗚呼！公判無私，官吏之所難知，過能改聖人所貴。今防州一舉而兩美具焉，豈不賢哉。

字門生說

尾藤孝肇

余少時嘗以春初之伏水訪叔氏，既下舟有氣馥郁，倏來倏輟，回視久之而無所見，余恍然弗能知其所以也。以問叔氏，叔氏曰：然邑東數里有梅谿，梅殆千株，一入山香染人衣，數日不去，亦一大勝區也。余聞之歎曰：若是乎，誠之不可揜也。苟非有諸已之充盛，何以至此乎？叔氏顧笑余之勃窣云：頃門人高橋暢乞命字，余因表以誠中，語之曰：夫梅之有香也，栽之不充丘陵則猶不能聞數里，況人之於德，非誠積中胡得摠發於外邪？易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吾字暢以誠中之由。



也。暢其顧而念之。

梅谿遊記 第一

齋藤正謙

何地無梅。何鄉無山水。唯和州梅溪。花挾山水而奇。山水得花而麗。爲天下絕勝。然地在州之東。陬頗幽僻。舊罕造觀者。名不甚顯。顯自我伊人始。云溪傍種梅爲業者。凡十村。曰石打。曰尾山。曰長引。曰桃野。曰月瀨。曰嵩。曰獺瀨。曰廣瀨。屬和州。曰白樫。曰治田。屬伊州。在我上野城南三里許。我藩封疆。除全伊半勢外。又有城和之田五萬石。環梅溪而處。而種梅之村多。屬他封。獨和之廣瀨。嵩村。伊之白樫。治田。爲我治下而已。然按舊志。月

瀨諸村多。屬伊人。道戰國之際。豪強相奪。此地始屬和。今審其地勢。近上野城。山脈相通。理固應然。故和人之來常少。而四五十年來。伊人常往觀焉。溪之勝於是乎顯矣。十村之梅。不知幾萬株。然不盡臨溪。臨溪者最爲清絕。谿發源於和之宇陀。歷伊之名張。而到於此。廣始百步。尾山在其北岸。嵩。月瀨。桃野。在其南岸。危峰層巖。簇簇錯立。其間梅爲之經。而松爲之緯。水竹點綴之。余住津城。距梅溪殆二日程。久願游而未也。庚寅二月十八日。與宮崎子達。子淵。山下直介。如伊州。遂往游焉。上野人服部文稼。深井士發等爲導。美濃梁公圖。及其妻張氏。遠江福田半香亦來會。未下出城門。行一里餘。爲白樫山谷。間已多。



梅花漸入佳境。又半里弱。為石打。又行未一里。尾山在目。為之躍然。至則遍地皆花。余初恐違花期。見之心降。入憩三學院。約宿而出。往觀一目千本梅溪之賞。始於是矣。

梅溪遊記 第二

齋藤正謙

一目千本尾山八谷之一也。花最饒。故有此名。蓋比芳野櫻谷云。余與同人出院下前崖。覺山水與梅花皆已佳絕。任意而行。至一大谷。文稼識而言之。徑詰曲而上。花夾之。步出其間。如簾白雲而行。數百步達巔。下顧彌望。皜然與谿山相輝映。余嘗遊芳野。觀其一目千本。有此盛而無此勝。又嘗觀嵐山櫻花。有此

勝而無此盛也。更求之西土。以梅花名者。杭之孤山。境蓋幽。花則寥寥。蘇之鄧尉。花頗多地。則熱鬧。唯羅浮梅花村。對峻峰。臨寒溪。而花尤饒。庶幾可比。我梅溪歟。日已斂昏。花隱淡烟中。千樹依約。不見其所極。暗香翳藹。人聞溪聲益近。且大。至咫尺。不辨色而後去。

梅谿遊記 第七

齋藤正謙

還抵嵩村。舍舟上岸。綠竹數畝。臨水亦梅谿中不可少者也。西麓梅花亦多。與月瀨之花相連。爛成銀海。西行數百步。花間得阪。螺旋而上。寔為月瀨。山腹香雪中。出一大石。苔蘚被之。蒼鬱



可愛踞而少歇。益上至巔。眼界豁然。溪山呈露。無得藏匿。花溢山填。壑彌望。皜然譬如登泰山頂。下瞰大地。皆白雲。是得梅溪之全真者也。宜乎月瀨之名獨顯不止。其名雅馴也。適天復陰。雪大至。風薄之如舞蝶。塞空亦奇觀也。下溪索渡還。

梅谿遊記 第八

齋藤正謙

天復晴。過杉谷尾山之第六谷也。岡阜陂陀。得徑而上。俯見花堆積谷中。疑為殘雪。土人為導者曰。雪若不消。花蕊凍瘁。獲實不饒。幸消釋。盡今年必豐矣。余因詳問一歲之入。曰。尾山一村。上熟得乾梅二百駄。每駄壹斛伍斗。重貳百斤。併此間十餘村。

中熟大抵得千四百駄。上熟二千駄。每駄價銀玖什錢。或佰錢。云。蓋地既磽确。不可耕。以此當穀。及實熟。採乾送京師。滌肆獲錢不減萬石之入。亦山中經濟也。聞備後三原有大梅林。未知與此如何。公圖曰。吾遊三原者。再為地平遠。與此間異趣。花之饒。或可相頡頏。地之勝。則不及遠矣。愈上則一目千本。見於左。又前望南岸之花。不減月瀨之觀。適斜日射之。花光煥發。芳霧噴山谷。殆使人目眩。不能正視。亦一奇也。

與林長孺

長野 確

長孺足下。天氣晴和。想高園梅花已吐。香襲人弊舍。逼促有寒。



梅一株未開。花使人懊惱。病中無聊。無以消遣。日聞足下家藏石刻米書天馬賦。不知許僕借觀否。凡法帖書畫雅士之所珍秘。不肯輒出門。古人皆然。况足下所藏石刻之佳者。而僕妄求猶劉玄德之借荊州。足下必疑其不還。以笑僕之不近人情。然僕老且病。久為世俗所鄙。棄獨賴有足下輩一二清雅之士。過而存之耳。僕奚敢求於俗士。幸足下亮之。帖留一月。乃奉還。僕付賤价來為尤妙。并見惠梅花一枝。為更妙。

食喻

篠崎 弼

味之美者。其香必芳。嗅其芳。嚼其美。兩者兼焉。而食之美盡矣。

是り君  
手札ニ  
云々

味與香其可偏廢哉。然美之可嚼者實而芳之可嗅者虛人重其實而略其虛。所以知味者鮮也。藝之有文。詩猶經之有禮樂。禮之味美。而其芳在樂文之味美。而其芳在詩。學者或曰。君子禮而已。何以樂為文而已。何以詩為非鼻躡之人乎。

題補公訓子圖

中井積德

訓子勗其忠。父之慈也。繼父忠其君子之孝也。一忠而孝慈併焉。大哉忠乎。及其和於家睦於族。撫士恤民。莫非忠也。亦莫非孝也。然千歲之下。無不墜淚乎。此圖者。蓋公之訓子。非特訓其子也。亦所以訓萬世為人臣者。



元兵入寇 其一

賴 襄

北條時宗為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士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二跨馬出一發而中萬眾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為胡元所滅諸隣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主忽必烈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為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凡元使至前後六反皆不納。

元兵入寇 其二

賴 襄

文永十一年十月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國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六波羅令鎮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殪虜將劉復亨虜兵亂奔而元主必欲遂初志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元使者杜世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為鎮西探題遣東兵衛京師西兵衛者悉從實政益築太宰府水城省冗費充兵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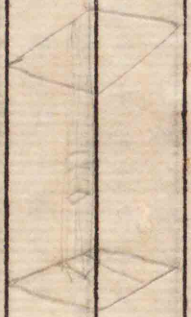


元兵入寇 其三

賴 襄

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艫相銜。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邀擊于志賀嶋。斬虜首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鎖。聯之。殼弩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仆檣。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王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虜。終不能上岸。收據鷹嶋。時宗遣宇津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少貳景資等。因奮擊。虜兵伏屍蔽海。海可

步而行。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





教科漢文讀本卷之二終

中等漢文讀本卷之二終

自卷一 明治三十年二月十五日印刷  
至卷六 明治三十年二月十八日發行  
自卷七 明治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印刷  
至卷十 明治三十年三月十八日發行  
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十二日訂正再版印刷  
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發行

版權所有

編纂者  
發行者兼印刷者  
印刷所

發兌

文學社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四丁目十六番地

中等漢文讀本 全十冊

定價  
卷一、二、各金十五錢  
卷三、四、各金十八錢  
卷五、六、各金廿二錢  
卷七、八、各金廿五錢  
卷九、十、各金廿五錢

官本正貫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四丁目十六番地

小林義則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三丁目一番地

文學社工場



文學部

第一

文

學

日

文學部

月

文學部

文學部

日

文學部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發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十八日發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二十日發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發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發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發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發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三十日發

文學部

文學部

文學部

5111100



